

小说精选

〔木兰卷〕

《跳呀，别愣着不跳》/夏天敏

《紫晶月季花》/残雪

《摩天轮》/薛舒

《我在哪里失去了你》/范小青

《一瘸一拐》/杨少衡

《黑领棕鸟》/须一瓜

《谁是谁的软肋》/川妮

《西门法官》/包光寒

《我的宝贝儿》/藤肖澜

《没有爱情的日子》/衣向东

小说精选

[木兰卷]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精选. 木兰卷/夏天敏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204 - 10701 - 8

I. ①小… II. ①夏…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181 号

小说精选·木兰卷

夏天敏等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继雄

封面设计 纸上魔坊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701 - 8/1 · 2196

定 价 29.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跳呀,别愣着不跳	夏天敏 001
紫晶月季花	残 雪 028
摩天轮	薛 舒 036
我在哪里失去了你	范小青 057
一瘸一拐	杨少衡 067
黑领棕鸟	须一瓜 104
谁是谁的软肋	川 妮 117
西门法官	包光寒 156
我的宝贝儿	滕肖澜 168
没有爱情的日子	衣向东 201

跳呀，别愣着不跳

■文/夏天敏

1

和刘叔相遇是在一个晚霞灿烂的下午，那个下午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北方的这座城市被绚丽的晚霞包裹着，所有的高楼都被晚霞镀上一层金，那轮柔软似蛋黄，随时都会融化的太阳，挂在城里最高的电视塔的半腰，看上去真像一只刚刚剥去蛋壳，盛在瓷盘里的汁液丰盈的蛋黄。城里的人看上去心情很好，他们都穿着夏季的服装，轻轻盈盈地走在大街上。可是我的心情却恶劣透了，不仅恶劣，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忍受着阵阵袭来的饥饿，茫然而忧伤地徘徊在这座城市的街上。

我虚汗长流、心虚气短，一阵恶心扑倒在地，啥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密密麻麻的人墙没有了，被人墙遮蔽的风吹拂过来，使我身上有了凉意。但我看见我身边蹲着一个人，这人脸黑头小，额头上尽是沟壑般的皱纹。他说你是肖家冲的小顺子吧？你爹叫张国柱，你妈叫刘玉珍，是吧？我猛地一惊，在这车流如潮，人海茫茫的北方大城市里，竟然有人认识我，认识一个像大河边沙滩上的一粒无比微小的沙子，并且知道我爹叫张国柱，我妈叫刘玉珍。那一瞬间，我激动得眼眶一片湿热，仿佛在莽莽的丛林里被困了十天半月，终于见到一个熟人或者亲人一般。我定定地看着这个知道我就是小顺子，知道我爹张国柱，我妈刘玉珍的人，看了一阵，我觉得他有点面熟，但就是想不起他是谁。

这人我得叫他刘叔，我不知道该不该叫他叔，但这阵有人认识我，理我，叫我跟他走，我就感动得叫他叔。别说他是个大活人，就是条狗，我也想叫他叔哩。说真的，我如果不是晕倒在天桥上，我真的有了想跳天桥的想法，人活到这份上，还有啥活头？

随着刘叔来到一条巷子，到了一个大排档前，一张油腻腻的桌子边坐着好几个人，正在喝啤酒、吃黄瓜、嚼花生米。见刘叔来，说刘老歪你整球啥子名堂，说是去屙尿，半天不见你的动静，你狗日怕是去前面发廊打炮去了。有人嘲笑，说你高抬老歪了，打炮，他舍得把钱塞黑洞么？我以为他找个借口开溜了，咋又回来了？有人看到了刘叔背后的我，说刘老歪，你狗日哪点捡个人来？莫不是又动起花花肠子，要将人家拐去卖么？刘叔的脸一下子难看起来，他说你们讲个干鸡巴，老子去屙尿过天桥时遇到我这小老乡，他好几天没吃饭了，饿得瘫倒在地上，老子领他来吃饭。大家又笑，说老歪今天大方起来了，不但不混我们的啤酒喝，还领人来吃饭。稀奇、稀奇，太阳也有从西边出来的时候。刘叔脸上更挂不住，他一巴掌拍在那人肩上，说今晚老子请客，老子不怕你们撑破狗肚皮，抬一箱啤酒来，不喝光不是人养的。大家见他生了气，忙着站起来劝，将他拉了坐下，又给我让了座，说老歪咋就生气了呢？平时大家说笑说惯了，又不是头一回，开开玩笑嘛，又没有谁当真的。

刘叔气哼哼地拿起一只卤猪脚塞给我，又气哼哼地拿起一只啃起来。我正饿得想杀人，拿起猪脚狠命啃起来，我的肠胃里一阵欢快地涌动，我觉得全身的器官都跳动起来，张扬起来，喧嚣起来，都在一起狠命地啃猪脚。眨眼之间，我手里的那只猪脚已被我啃得精光，白白的骨头上留着殷红的血迹，那是我不管不顾、疯狂啃猪腿划破牙龈留下的。我顾不得客气，胃里伸出的手驱使我又去拿第二只猪脚。还没拿到猪脚，一只手使劲地拍在我的手背上。刘叔说馋痨死你，再吃要出事的。你先缓缓，喝点啤酒吃点小菜，再吃不迟。我将手缩回来，心里感激刘叔，知道他为我好，我的胃已经几天没进食了，再接着猛吃，不出事才怪。大家都说老歪讲的有道理。小伙子，你慢慢吃，先吃点小菜垫底。趁这空当，给我们讲讲你怎么来城里的？为啥会连饭也吃不上，连续饿了几天？他们一起看着我，那目光里有许多温暖，许多同情，许多关怀。我的心里一酸，忍不住流下泪来，多少辛酸，多少委屈，涌上心头。

我是去年初出来打工的，我的家和刘叔的家同在一个县一个乡。初中毕业后，家里实在供不起我和弟弟读书，为了让比我成绩好的弟弟读书，我决定逃离乡村。

逃离乡村，是我一直在做的梦。但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逃离，我无可奈何地酸楚地逃离，是为了弟弟以另一种方式体体面面地逃离。来到了北方的这座

大城市，我终于寻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大型工地上干活。开头，我和其他民工还能按时领到工资。一领到工资，我就赶快往邮局跑，留下生活费，一分不少地寄回去。我没有任何嗜好，不敢乱花一分钱。不要说像有的民工实在熬不住，去广场上找个价格低廉、模样丑陋、一身酸臭的野鸡打炮，就是工友偶尔聚餐，喝瓶啤酒，吃捧花生啥的我都舍不得。每当我拿到那可怜的钱时，我的手颤抖不已，钱幻化成瘫痪在床的爹，幻化成弟弟和我的那个执拗的逃离梦。

可是后来，我们就领不到工资了。工头老是说钱拨不下来，慌啥慌，癞子少不掉花子的，庙主少不掉和尚的。钱到了就发给大家。这样一拖就拖到年底。不少民工等不到钱想到其他地方打工，可半年的工钱就泡汤了，只得咬牙坚持下来。那段时间他们不但不敢去找野鸡，连喝瓶啤酒吃捧花生的奢侈都自然免掉了。

年关快近，民工们要急着回家，他们不但无钱买些年货，甚至连回家的车票都无钱买了。这半年多的时间，我比他们任何人都焦虑、痛苦，他们承担的是养家活口的任务，农村再穷，也不至于饿肚皮。我承担的却是一个沉甸甸的梦，这个想改变命运的梦是要由我来支撑的呀。和工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说起要钱的事，我比他们迫切，比他们激昂，但我历来胆小，每次去要钱的时候我都随大流，缩在背后，也不大声说话。大家发现了我的表现，当我煽动大家去要钱时，大家就说球，你不要在背后叫得比哪个都起劲。每次去你都当缩头乌龟，有了好处你来分，有了过我们来背。当年关将近的时候，民工的脾气更大了，情绪更激愤了，当我在工棚里起劲鼓噪的时候，就有人说凡事总要有个头，我看张振兴领得了这个头。他有文化，道理说得一套一套的，你来领这个头，我们随你去。他这样一说，大家马上赞同，纷纷说就是你了，你领个头，哪个龟儿草鸡，我们就揍他个龟儿。我被他们的话吓了一跳，我立即推辞，说不行，不行，我年轻，没见过世面。你们随便哪个当头，我坚决跟着去，决不退缩。民工老宋说球才不行，我看就是你行，你读过初中，能说会道的，你不行哪个行？老宋是个挺讲义气的山东汉子，在民工中挺有威信，他一讲，这事就定了。

接下来的事就惨了，我们不但没要到工钱，我还因为带头闹事被毒打了一顿。那天我就被人拉上一辆面包车，开到一个离城很远的山上来了。在山上的树林里，四五个七长八短的人围着我狠命打了一顿。他们用拳击，用脚踢，还用皮带、木棒狠狠揍我。我被他们打得滚来滚去，最后晕死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看见那群人正蹲在不远的地方喝啤酒、抽香烟，我看见我身边有几截被打断的木棍，木棍的断茬像我断裂的骨头茬口，白生生的恐怖。有人见我醒了，又走过来，将我拎了跪在地上，我不想跪，但我没有力量站起来。我的

全身都在尖锐地刺疼，脑袋嗡嗡地响，眼睛大概是踢肿了，看人都影影绰绰的。几个人站在我面前，有人用皮鞋勾起我的下巴，狠狠地说，听好小杂种，今天先给你点教训。你不许再回工地，你如果再回到工地，下次你的尸体在哪里，任何人都找不到。

带着满身的伤痕，带着一身的屈辱和无限的悲愤、恐惧，我挣扎着下了山，来到城里。在这座人海茫茫的城里，我举目无亲，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茫然、无助地在城里徘徊，拖着疲惫、伤痛的身体。我饥肠辘辘，看着街上的食品直流口水。在那个时候，我太憎恨城市里的摆在玻璃柜里的精美食品，它们精美的形状，厚厚的奶油，香甜的气息使我快要发疯。小街上的餐馆也特别折磨人，那五颜六色的菜肴和厨师炒菜的声音、食物的香味使我把持不住，随时想冲过去将别人的碗夺来。晚上，我就睡在立交桥下的水泥柱边，任寒冷的风吹遍全身。我想逃离，回到贫穷而又温暖的家，但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只得像狗一样在街上乱溜，希望侥幸地遇到一个熟人，一个老乡，借一点钱买票回家。

我讲得泪流满面，讲得伤心不已。

听完我的讲述，一桌人呆呆地坐着，他们疲惫、沧桑的脸上，都充满了同情和忧伤。有的眼光迷离。有的愤怒地将手指头的关节捏得嘎嘎响。突然，刘叔一拳击在饭桌上，把桌上的盘子震得跳起来。日他妈，杂种也太欺负人了。不给钱不说，还把打成这样子。太无法无天了。他这一敲，大家从忧伤、同情中回过神来。有人说你敲球的桌子，人家不给你钱把你打伤又咋的了？钱照样不给，活照样叫你干，你搬石头打天？有人说真就没法子了么？我们乡下人就该流血流汗，就该遭人糟蹋？有人说我看也不一定，这钱看谁去要，有人去就要得回来。大家说谁要得回来？哪个有这种天大本事？要得回来我们就服他、敬他，把他当神供着。刘叔坐着不说话。有人说这钱只有刘老歪要得回来。大家哄地一下笑起来，那笑声里含满嘲笑的意味。在这里，我才知道刘叔的外号叫刘老歪。有人说别人朝他手里要不回钱还差不多，他从别人手里要得回钱，就是天大的玩笑了。有人说老歪要得回钱，我就拿手掌心煎鸡蛋给他吃。也有人说你们也不要把老歪看扁了，老歪有老歪的办法，有他的门道，他真的要得来钱，你龟儿那双手就是烂手了。那人撇了撇嘴，说老歪真要得来钱，我就真用双手煎鸡蛋给他吃，手烂了就烂了。

刘叔听着他们的话，脸难看起来，他的脸由白变青，由青变紫，越来越难看。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看出大家并不尊重刘叔，对他很小视，甚至随时在嘲弄他、轻薄他。也许平时大家就是这样对待他，他过去的事和后来的行为，使大家瞧不起他，他也习惯了。可是，今天在一个故乡后辈的面前，刘叔那点可怜的自尊被他们糟蹋得一点不剩了，平时习惯了被糟蹋的刘叔再也忍不住，

这就像平辈的人在一起将他的裤子脱掉，露出了黑黢黢的玩意儿他可以忍受，而在晚辈面前，他就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在大家的嘲笑声中爆发了，他红头紫脸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指着那个要用手煎鸡蛋给他吃的人，周顺子你龟儿听着，你说话算不算数？你说话算数老子就去要钱，老子要的钱还不是我侄儿的钱，要的是那个工地上所有民工的钱。要到了，老子就要看你到底如何用你的狗爪子煎鸡蛋给我吃。那个叫周顺子的人平时是欺负惯了刘叔的，这人长得牛高马大，坐在那里半截黑塔一般。他平时仗义又大方，有了钱随时请人吃饭，没想到刘叔今天咋的一下就翻脸了，咋的一下就气势汹汹，当着众人的面呛他。他啪地把手里的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冷着脸说刘老歪，老子是站着屙尿不是蹲着屙尿的人，老子说话算数。我还不晓得你的德性，你现在还来得及收回你的话，你不收回你的话老子就豁出这双手不要了。大家见两人动了气，较起真来，忙着劝解，算了，算了，开玩笑的话嘛，咋就当起真来？坐下，坐下，喝酒，喝酒，不要为玩笑话伤了和气。刘叔的犟劲上来，他甩开拉他坐下的那人的手，铁青着脸，我莫和谁开玩笑，好歹我也是一条汉子。平时大家轻贱我，损我我不气，但今天这事不能算玩笑。要么周顺子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赔礼道歉，要么这个赌就要打下去。周顺子哪里吃得这个气，下得这个小？周顺子噌地一下站起来，隔桌逼视着刘叔，要我给你赔礼道歉，做你的大头梦去吧。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打赌就打赌。喂，这个小伙子，你不是说你读过初中么？去找老板要张纸来，你来写，就将刚才我们打赌的话记下作为凭证。到时谁要不认账，就让他全家死绝死光。这在乡下是句恶毒的话，大家听了都不好再说什么。

我心里难过得慌，我觉得我惹了祸，对不起刘叔。刘叔为争一口气，为一个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不是因为要钱被老板毒打了一顿么？刘叔去要钱，不晓得要遇到多少险恶的事。他是个拉家带口的人，他还要供他女儿读大学。他真出了事，我咋对得起人，咋个对得起良心？我被这沉重的事实压得喘不过气，我被可能发生的事吓得脸色煞白。我早就想阻止刘叔不要和他们较真，但我一个刚刚认识刘叔，刚刚认识这群民工的人怎么好去阻止？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不能不讲话了。我说刘叔，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这件事的后果是明摆着的，我都被打得不成人的样子了，我求你不要再去要钱了。刘叔此刻的火特别大，他黑青着脸说这里没得你说话的地方，该咋办我会咋办，你不要多嘴。

话说到这份上，谁也不好再多嘴了。

我随刘叔到他们工地做事。

这是个很大的工地，不少地里还残留着稀稀落落的包谷秆茬子，也有一些冒着黑泡的水塘，塘边的草在寒风中萧瑟，看得出不久前这里还是农田和鱼塘。在很远的地方钉着木桩，木桩一溜溜地将这片地界定为开发区。经过刘叔的推荐，也经过包工头的考核，我顺利地当上了架子工。架子工虽然危险，却比砂浆工轻松，刘叔仍然当他的砂浆工。白天我们各干各的活，晚上我和刘叔睡在一个工棚里。

我看见刘叔很节俭，他经常在众人都打完饭才去打饭。那时大师傅忙活一阵可以轻松一会儿了，他满脸堆笑地和人家套近乎，不管东南西北的人都称老乡或者老表。套完近乎他就要人家在大甑子的底下再刮几下，把粘在甑底的饭再舀一点给他。他很少买菜，总在不要钱的大桶里舀上一些清汤，哧溜、哧溜地就把饭吃完了。工地上的活累，伙食又差，工友们只要身上有钱，隔三岔五就邀约着去大排档撮一顿。大家都不愿约他去，主要是他经常吃别人的请又不请别人。时间长了大家就烦他，他们去的时候再也不大声吆喝，悄悄打个手势或者挤挤眼、撇撇嘴，就悄悄摸出去。不管他们到哪里，刘叔总能找到他们。一找到人家，他就会摸出一封信，说原来你们在这里呀，害我好找。周顺子，你刚走就有人送信来了，我怕耽误你的事儿，饭也来不及吃，遍地寻着找来了。周顺子说下一个媳妇，媳妇会写信，她嫌打长途贵，也说不清啥，就隔三岔五写信来。周顺子接过信，说麻烦你了，坐下来一起吃罢。刘叔就坐下来，说这阵回去怕也吃不到饭了。其实，这信被刘叔揣了好几天了呢。

每天下班，累了一天的工友就寻着法子轻松一下。他们的乐趣，也不外就是伙在一起打扑克，拱猪、斗地主，输了的在脸上鼻子上贴纸条。他们不像在办公室上班的有白纸，他们把别人丢了不要的报纸捡来撕成绌，把一个脸贴成图片展览，颇像现代艺术。有的人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的都是惹人上火发痴的事，啥发廊里的妞，广场上的鸡啦，哪个屁股大、哪个奶奶耸啦，哪个会逗骚撩拨，哪个功夫好啦，听着叫人发疯。

刘叔从不参加这些活动，刘叔一吃完饭就上街去转悠。他是去捡破烂的。工地上他不敢，工地上的东西拿着就是偷。他常常在众人都睡下了才回来，肩上扛着一大蛇皮口袋东西。里面啥都有，废塑料袋，啤酒瓶、饮料瓶，别人垫屁股的报纸，垃圾箱里的烂衣服、烂皮鞋，甚至女人的乳罩。这些东西臭烘烘、脏巴拉叽的，散发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工棚里本来就挤，大家就不准他放在工棚里，他东藏西掖，总有藏的地方。隔一段时间，他就在工地上借辆三轮车，把东西拉去卖了，回来沾着口水，一张一张将那毛票儿捋平，藏在大家更找不到的地方。

我曾经看见他去寄钱，又看见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昏暗的灯光下，从

贴在胸口的地方摸出一张照片来细细端详。那是一个文静、端庄的女孩儿，她在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看着照片，他无比陶醉、无比幸福的样子，叫人无限地感动。

可是，自从那次在那条巷子里的大排档吃东西时发生的那件事之后，刘叔就很少出去捡垃圾了。到了后来，他就基本上不出去了。但他每天吃完饭后就不见了，大家也不晓得他到底干啥去了。民工们的生活本来就艰辛，谁也没心情多管别人的事，何况他还是那么个人。大排档上的那件事大家也渐渐遗忘了，只有周顺子偶尔提起。周顺子说刘老歪，你不是有日天的本事么？我还等用手煎鸡蛋给你吃呢。看来呢，我这手怕是好好的，你的鸡蛋也吃不成了。听到这话，大家轰地笑了。听到这话，刘叔脸上越发乌青。他不搭一句话，只是狠狠地哼一声，转身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事刘叔一直没忘呢，这是他的一个心病，是他心里的一个结。为了那个承诺，为了可怜的一点自尊，为了那说不清的内心的什么东西，他是铁了心要将我和那批民工的工钱要回来。至于要的艰难，他是有充分准备的。

那天，我原来在的那个工地上来了一个中年汉子，他向正在工棚里的人打听一个人。他说他的侄儿出来一年多了，开头还给家里寄钱，后来不但没寄钱了，连消息也没有了。家里急得不行，托他这个当叔叔的来打听。工友们面面相觑，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知道我是为大家要钱被打，下落不明了。大家觉得对不起我，又没有办法找到我，大家都很焦急。刘叔的到来，大家感到惶惑和愧疚，纷纷围着刘叔，向刘叔提供种种关于我的情况，表示愿意和刘叔一起去寻找我。

刘叔一脸沉静，他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都是出来挣钱养家糊口的，命都一样，不向自家人向着谁。只是城这么大，哪里找去？大家又要上工，咋有时间出去遍地寻找？况且他在没在这座城里也不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老板要钱，要出去找他也要有盘缠。况且，要到他的钱也就是要到你们的钱了。你们说是不是？说要钱，大家就不吱声了。哪家不是盼钱把眼都盼绿了。可谁敢去要钱呢？我就是个例子，不但没要到一分钱，还被毒打了一顿，现在下落都不明，是死是活，谁知道呢？而就在我被毒打失踪之后，老板又给大家发了一点钱，并且说他会想尽办法将大家的工钱补齐的，现在不就是资金一时周转不开嘛。就这样大家又埋头干起活来。现在刘叔提出大家一起帮他要钱，大家就沉默，谁也不愿再出头露面。

工棚里的气氛很沉闷、很压抑，谁也不愿再讲话，有的低头嘬叶子烟、吸水烟筒；有的专心专意地抠脚丫子，有的干脆倒下去睡了。刘叔心里很不是滋

味，他想怪不得要不到钱。谁都要，谁都不愿出头，这就是狗日的乡下人的德性。刘叔想到自己也是乡下人，这乡下人么，确实有好多叫人腻味的东西，怪不得成不了啥气候，啥时都要遭人欺负。刘叔是个农民，是个基本上不识字的农民工，他不是思想家，他只是凭直觉思考。刘叔想他们不愿去算了，这事儿看来只得自己去办。一想到只有自己孤身一人去干，刘叔就有些悲壮感，同时也有了英雄感。刘叔站起来，无限凄凉地说我走了，我晓得大家都有难处，出来打工的人，哪个不是拖家带口的，我不拖累大家。但这工钱我是要定了的，我好端端的一个侄儿，说被打就被打了，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是坚决要把钱要下来的，是要讨个说法的。只是还望你们帮助我，为我提供些方便。

接着几天，刘叔都去那个工地。那个工地离我们这里很远，他是舍不得坐公交车去的，他要走很远的路，他去我们的工地找那些工友，向他们了解情况。刘叔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晓得连情况都不掌握，连老板姓啥、住哪里都不晓得，你要的啥钱？为了摸情况，他就接连往那个工地跑。刘叔每次去，那些工友对他很热情，他们虽然不愿出面，但对刘叔的认真和执着，他们还是很佩服的。他们在工地食堂打饭给他吃，用大罐头瓶泡了浓浓的酳茶给他喝，不断有人给他敬烟。尽管大家手头都很紧，但还是凑了份子，请他到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刘叔感动，他为他们的热情和善良感动，他更为他们对他的敬重感动。他们说刘叔是条汉子，为了侄儿和大家的事，耗时跑腿流汗，他们敬佩他的为人。他们轮番给刘叔敬酒，不断地说恭维话，刘叔被灌得晕晕乎乎，灌得踌躇满志，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尊严。他在喝得晕头晕脑、豪情万丈的时候，拍着胸口说我要不把我侄儿的钱和大家的钱要来，我就是爬着走的，就是缩头乌龟，就叫我断子绝孙。等他回到自己的工棚，酒醒的时候，他也有些后悔，不该把话说得那么绝。乡下人是很迷信的，相信说出的话不兑现是要遭报应的。后悔之余，他更加坚定了去要钱的决心。

渐渐地，刘叔将包工头和老板的情况掌握清楚了，他知道包工头是老板安在工地的钉子，替他管好民工，监督他们做工，但他做不了主。老板姓侯，他有好几个工地，在工地上是轻易遇不到他的。他在城里的富人区有别墅，那里是进不去的。他有办公楼，可办公楼不但进不去，还很危险，那里的保安实际上都是他的打手。他把你拉进去打一顿再用车把你丢在郊外，你去告连证人都找不到一个。现在不是讲法制么？证据在哪里？证人在哪里？打了也白打。他就摸老板的底，老板的行动规律是啥？有啥嗜好？性格特点是什么？他摸清了这个老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不光有钱，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个老板有个嗜好，特别好色，隔三岔五地要去夜总会找漂亮小姐鬼混。他就琢磨，硬去找老板要钱，是没有结果的。既然这个老板是啥的政协委员，就要讲面子。那天他在工

棚的时候，正好在电视上看见这个老板在为一个啥工程捐款，我知道这台黑白电视机是我原来那个工地的一个叫刘三的人买的。这人性格孤僻、不爱与人扎堆，买了个黑白电视机独个人看。也是对刘叔的尊敬，他让刘叔和他一道看电视。一看正好看到那老板正在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握手。刘三说就是他就是他。刘叔记忆力特好，刘叔记住了他。刘叔心里豁亮，这龟儿挺爱面子的嘛，对，就从面子下手。

刘叔费了很多工夫去跟踪，他终于在一家叫红玫瑰的夜总会门前看见那个老板和几个人从汽车里钻出来，气宇轩昂地进去了。刘叔满心高兴地想跟着进去，但他一到大门口就被拦住了。他没去过夜总会，以为那地方是菜市场，人人都可以进去的。看门的戴着贝雷帽，穿着红色的衣服，还戴着雪白的手套，见了客人就谦恭地弯腰。可他还没进门就被拦住了，这是可想而知的，他那样子咋像进夜总会的人。他说他找人，人家理也不理，对他说这里不是捡垃圾的地方，再胡缠，就叫保安来修理。进来出去的人都穿得金光闪闪的，看着他发笑。说这种人身上揣了几块钱就想来找乐子，叫他到广场上去吧，那里便宜。刘叔气恼得不行，费了很多力才找到这侯老板，却进不去，真他妈窝囊。

夜总会外面是片很大的花园，有高大的树，有成簇成簇的花，有大片的草地，草地剪得整整齐齐。花园里的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把树点缀得美丽无比。此刻他是没有心情看这夜景的，他找了个地方坐着，无比沮丧地发呆。他看到空地里停着许多亮锃锃的小汽车，他摸着走得又酸又疼的腿心里不是味儿，他想同样是人，这些龟儿吃好的穿好的坐好的，放着家里的婆娘不用，还要走马灯样搂漂亮小姐、睡漂亮小姐，还要拖欠民工的钱。他不由得来了气，走到汽车边，想用什么硬物在那些漂亮的车上划些道道。可走到汽车边他又不行了，他把手里的那把小刀收了回去。他想这些车几十万一辆呢，被发现了叫他赔个三千五千，不是要命了么。但他还是气，忍不住朝车轮胎踢几脚。那几脚他是踢得狠的，带着一肚子的怒气和不满。但他却觉得脚指头一阵钻心地疼，原来他穿的一双胶鞋早已豁了口，脚指头都露出来了，这狠狠的几脚踢过去能不疼么。他疼得弯下腰揉脚指头，看见脚指头渗出了血，心里更气。保安游过来了，保安看见有人蹲在车边，立刻警觉地走过来，保安喝令他蹲着别走，老老实实呆着，否则电警棍是不认人的。保安仔仔细细地察看了车，见车没什么损坏。刘叔虽然心里很紧张、很着急，但他从保安的问话中知道没发现他做什么。刘叔瞥见不远外有个塑料瓶子，刘叔说他是捡破烂的，刚想捡那个瓶子，你就来了。保安说滚球远点，这里不是捡破烂的，再到这里来对你不客气。

刘叔怀着一肚子的怒气回到工地。在路上，他想了许多，原来认为做得很缜密的事，并且确实确实作了好些铺垫、作了好些设想，原以为只要把人堵在

屋内，像乡下人捉奸一样，几脚踢开门，把一对狗男女捉住，男的吓得簌簌抖，女的吓得钻在被窝里筛糠，然后提什么条件都会答应。但刘叔毕竟是刘叔，他毕竟是山区来的民工，虽然进城打工几年了，但他成天在工地干活，即使休息，也是在城里的街巷里转。哪里晓得他的计划第一次就长了壳，连门都进不去，你还做鬼的事。他更不知道，即便进去了，迷宫似的包间，他也是无法找到人的。

半夜，刘叔被一阵锥心的疼弄醒了，刘叔看见他的大脚指乌青，流出的血把几个脚指头淤住了，结成了壳。他大概半夜蹬梦脚，踢到啥了，把他疼了醒过来。刘叔睡不着了，人就怕犯执拗。第一次受挫，使他觉得沮丧，觉得自己的渺小，在渺小和自卑中，又滋生出非要达到目的的念头。他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得脑子都疼了，也想不出办法。这时我被一泡尿憋醒了，懵懵懂懂中也没有发现刘叔的异样，匆匆出去屙尿了。刘叔心里突然一亮，他想这事还得拉上我才好办。本来嘛，这又不是他的事，也就是一瞬间自己犯了糊涂，和周顺子他们打了赌，发誓要将钱要回来。至于他潜意识里的动因，他是不晓得的。他想这事得拉上我才行，有的事是他做不了的。不能让自己一个人去做，得让这小狗日的也参与。

刘叔摸下床，在工棚外将我堵住。他将我拉到离工棚较远的地方，我们蹲在新砌的一堵墙下。天气已经开始冷了，我出来屙尿是没披衣服的，蹲在墙下冷得发抖。我要回去穿衣服，刘叔一把拽住我，说去什么，会把杂种些整醒的。他把他的衣服脱了给我穿上，我执意不肯。他说推什么推，不要嗦了，忙着讲正事。我倒暖和了，他却冷得抖起来。

那晚我们冒着寒冷商量了一个新的计划。刘叔分析原因，认为他不管怎么装扮，都进不了那个夜总会，而我年轻，长得也还周正，如果穿得好的话，冒充个嫖客也是像的。我很不愿意这样做，主要是我上次被毒打后，胆子就被拈掉了，我终于知道对手的强大，知道有钱人不仅拥有金钱，他还拥有更多的东西，譬如用金钱编织的关系网，用金钱铺就的不是权力的权力。这种权力覆盖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已经熄灭了心中的火，习惯用忍来适应生活和生存。我的拒绝让刘叔大为恼怒，刘叔忍不住把我披着的衣裳一把扯了丢在地上，他的声音大而激愤，你扯淡，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有点男人的血性吗？这钱是你的不是我的，现在反转过来成我的事了，反转过来是我来求你了。你龟儿手摸良心想一想，你还像个人吗？

我被刘叔劈头盖脑的一顿臭骂吓住了，但我心里也不服。我感谢刘叔，感谢他在我走投无路时收留了我。但要钱这事是他自己要做的，是他自己要绷面子、充能人。现在遇到挫折来骂我，又要将我拉上，这不是没有道理了吗？刘

叔愤怒的声音吵醒了工棚里的人，周顺子夹着一泡尿出来，在墙根角屙了，然后过来，说刘老歪你整啥子鸡巴名堂，半夜三更将张振兴弄来蹲在这里干啥？振兴你说说，给是他欺负你？他欺负你我给你做主，不要仗着将人领来就可以欺负人。我支支吾吾地说没啥、没啥，我做错了事刘叔在教育我。周顺子说你做错啥事了？做错啥事也不会半夜三更把人弄来吹凉风。我再三解释周顺子也不信，见问不出啥他在冷风中打了几个冷噤，说我也懒得管你俩的傻事，鸡巴都冷了缩在肚子里头了。走，回去睡觉。

尽管我不愿意，但最后我还是同意和他一起去“做事”了。我不怕他发怒、不怕他骂人，但我不愿见到他阴郁的眼光，也不愿听到大家对他的嘲笑。在做行动计划时，我不如刘叔细致、精明，但他也有他的局限，他是用乡村思维来考虑城里的事。譬如说联系方式，他就想不起用手机。譬如说抓现场，他就想不起报警。如果我们去砸人家的房门，去查人家的嫖宿，是违法的。到时被人家反诬一口，是登门抢劫，你就惨了。刘叔夸我毕竟是有文化的人，看来做啥事都离不开文化。有文化的骗子比没文化的骗子就是要高明。我说我们不是骗，是向骗子要钱。他说这个我都不懂么？我是说文化的好处。

为了给我买套西装装嫖客，刘叔费了好些劲。他向大家借钱大家都不借，说钱借给你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最后只得我出面去借，当大家知道啥回事时，大家又有些感动。除了周顺子还在说风凉话外，其他的都说他是铁了心的，毕竟是维护我们民工的利益，能支持的还是支持。就这样我借到了钱。刘叔带我去城边的地摊上选了一套西服，质量虽然不好，但穿上还是有模有样的。只是我怎么也不像个嫖客，缩头缩脑的更像个掏阴沟的。刘叔对我进行短暂的培训，但他培训啥呀，他连门都没进过，懂个啥。只叫我抬头、挺胸，甩直膀子。这样子倒像军训，这样子是培训不出嫖客来的。

手机也借来了，两部。尽管是很廉价的手机，但它终归是手机，打得出去呼得进来。刘叔操练了好一阵才基本会使用。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行动。

按照刘叔踩的点，那天我们守候在城里最豪华的红都酒店。在酒店的树阴下我们等到了夜里12点，在这之前老板要去歌舞厅泡，老板讲的是情调，要先喝洋酒、跳舞、唱歌，差不多了才拉出来过夜。不像那些饿瘪瘪的民工，花极少的钱，随便在一个肮脏地点就把事干了。有的甚至连最低廉的小旅店也不去，图省钱，就在树林里或者什么旮旯角角就把事办了。老板把车停好，就带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进去了。刘叔用胳膊捅，叫我赶快行动。我紧张得不行。刘叔说你想想他们打你的情形，你就不怕啥了。他这样一说，我的身上果然就疼起来，那伙人围着我毒打的情景使我愤怒不已，我果断地走了进去。

其实，进去以后我才发现，越是高级的饭店进出越是自由。只要你穿得像

样，只要你人模狗样就行。我踩着大红的厚厚的地毯往前走，踩在这样的地毯仿佛踩在柔软的沙滩上，舒服而又寂无声息。走到电梯那里，我茫然了，我不知道老板和那个小姐在几楼在哪个房间，我试着上了两层楼，楼道里同样铺着厚厚的地毯，柔和而幽暗的灯使楼道充满暧昧而又温馨的光。楼道里静悄悄的，所有的门都是一种式样，所有的门都紧紧地关着。我自然不敢去敲门，那样会惹出麻烦来。转悠了一阵我一无所获，幽深而寂静的楼道使我的心变得紧张起来。我赶紧退到楼梯间，平息一下自己的心跳，想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总台询问。

我鼓起勇气，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总台，台里的服务小姐很有礼貌地用普通话问我，先生要开房么？我说我不开，我是来找人的。服务小姐立即警觉，说你找谁？有什么事？我报出了老板的名字，我说我是他公司的员工，他让我送点速效救心丸来，他有心脏病，随时要用药，恰好今天忘带了。服务小姐说我们有服务人员，能不能交给我们转？我说不行，我必须亲手送到经理手里。她还在犹豫，但见我拿着一些胶囊在手里转悠。她就说在七楼19号，你过去时要轻轻敲门，不要打扰客人。我说晓得。其实我手里拿的是伤风感冒丸，前几天半夜被刘叔堵在寒冷的坝坝里，我弄感冒了。

知道了老板的房间，我就乘电梯直上七楼。到了七楼，踩在柔软的地毯上，我拿出手机想通知刘叔报警。但我脑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想我们的设计是有问题的，报了警，警察来了，他们把老板拿住，最多就是罚款五千元，或者拘留。这是我听周顺子他们闲聊时讲的。五千元对民工是个天文数字，他们宁肯被拘留也不愿罚款。但五千元对老板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那我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我想只有我们冲进去，一个人抱了老板的衣裤，让他光溜溜地站着，我们才好提出条件。于是，我就打手机，让刘叔上来。刘叔说我进得来么？这地方看着更堂皇。我将情况说了，说你绕开大堂那儿，悄悄地走，没事的。

电梯和大堂没在一个方向，一般是看不见人的。刘叔果然坐着电梯来到七楼。但到了老板的房间门口，我们才觉察出问题，这房间的门是实木门，很坚固的。怎么才能进得去呢？这就让我俩犯了难。刘叔用眼睛朝门上仔细搜索了一会儿，这门严丝合缝，脚裂子大的缝儿也没有。墙呢？看也不用看，严严实实、坚固不已，还糊了墙纸，这显然超过了两个山区来的打工人的经验。刘叔叫我贴着门听一听，我紧紧地将耳朵贴近，屏心静息，只听到模模糊糊的声音。刘叔皱着眉说你敲门，看看动静。我轻轻地敲门，里面的声音立即没有了。刘叔说再敲，我按住狂跳的心，想象着如果门开了，老板出来劈头大骂，我该咋办？但还是没有声响。刘叔说我俩白来了，贼日的怕是在穿衣裤哩。穿好了，我们进去就没意思了。我说那咋办？刘叔像泄了气的皮球，无限沮丧地一屁股

坐在地毯上。刘叔声音幽幽地很是凄凉地说了一句话，唉，乡下人咋连捉奸这事都办不好，还要啥球的钱啊？显然，刘叔和我按乡下的经验来办这事，结果在城里轻轻一碰就砸了。这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气球，俩人鼓着腮帮吹了半天气，把腮帮吹肿了，把肺吹炸了，结果在锋利的钉子上碰一碰，就彻底瘪了。

我将刘叔拉起来，我说走，咱们不做这事了，这事无聊极了。刘叔说你放屁，这事咋会无聊极了呢？我就不相信没办法了。刘叔说你闪开，老子非要把门踢开不可。我拉住刘叔，说门是踢不开的，你一踢门，保安就来了。我俩反倒成砸门抢劫的人了。我把刘叔紧紧拽住，一起溜到酒店大门外。这时刘叔冷静些了，刘叔说我们不是说好打电话报警的吗？我将警察来了的结果告诉他，他说我们真没办法了？我说只能如此了。他说也好，让狗日破点财。我说这钱在他那里不是钱。他说管球它，报了心里总要好过点。

3

这事过后，刘叔越发沉闷、越发阴郁了。工地上打工的人都是来自很远的地方，白天干活累个贼死，到了晚上就无事可做了。大家在打牌、吹牛之余，总免不了拿刘叔开开心。有的说老歪，你去捉老板的奸，看没看见小姐的白屁股呀？要不到钱，你就是去摸几把也划算呀。有的说老歪你不要动你的歪脑子了，还让人家装嫖客，人家是童男子呀。你去装还要像点。有的说你是草都蹂烂一大片，还是屙不出一泡屎来，不要充能人了，安心捡你的破烂才是正事。周顺子嘿嘿地冷笑，说你们不要这么说人家老歪，保不准哪天人家从老板那里抱回一捆票子来，我这手就遭殃了。我在旁边听说，心里很不是味。我想刘叔是一片好心，更主要的是他内心渴望的那点尊严。他不光要从有钱人那里得到尊严，也要从无钱人那里得到尊严。我觉得不光有钱人在伤害他，无钱人也在伤害他。我说你们不要这样说刘叔了，他又不是为自己要钱，要到钱他也得不到一分，他是为打工人讨个说法哩。周顺子说这个小狗日的倒会讨好卖乖。好，我们不说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我等着用手心煎鸡蛋哩。

沉重、无聊而单调的日子就这么过着，那段时间，刘叔也不再提要钱的事了，他默默地干着活，吃完饭，天一黑，他就溜出去了。他是捡废品去了。他的大女儿已经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在另外的一个城市上学。学费、生活费像道绳索，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比任何人都感觉到钱的重量。对于钱，他有着近乎贪婪的渴求，对于欠钱的，他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看见他看他女儿时的表情，他女儿的相片是夹在一个皮夹子里的，这是刘叔专门买来的奢侈品，看照片时他满是皱纹的脸菊花一样舒展了，所有的皱纹里都含满笑意。他的眼里